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七五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75).....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75)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

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前此通过的决定，如无异议，我就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对面的指定席位就座，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M. 艾哈迈德先生(苏丹)、M. 阿什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先生(加纳)、W.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J. 穆安扎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C. 贾拉勒先生(阿尔及利亚)、O. 巴先生(马里)、P. A. 姆巴勒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A. 奥萨奎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J. 穆隆比先生(肯尼亚)和 A. 吉马利先生(中非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对面指定的席位就座。

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现就营救行动发表我的意见，并就对我的政府的指控作出答复。

3. 关于营救行动的主要事实是它业已结束。我们曾经作出诺言，一旦这一目的达到，介入的军队就立即撤出。我们是信守这一诺言的。而且，现在这一行动已成为历史了。

4. 我强烈地驳斥对我的政府的指责。但是，我关心将来远远超过关心过去。我提议，不管我们的感情多么愤激，我们大家都应该转而为将来思考和计

划。的确，我们应该集中全力在刚果整个辽阔领土上恢复良好秩序，对过去的过错和罪过的恶果加以补救，并在新的一致努力的基础上为全体刚果人民的利益进行重建工作。的确，集中我们的一切努力去为将来寻求正确的途径，比过分渲染过去发生的惨事远为重要得多。

5. 当我听到在这场辩论中前些时候所作的发言时，我总觉得，有几个因素在支配着我们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也支配着刚果的局势。它们是毒化关系，搞乱争取进步的一切尝试的因素。

6. 首先是种族情绪和肤色感情引起的愤怒。布拉柴维尔代表的发言〔第一一七〇次会议〕表现了那些怨愤情绪。但是，根据我自己在非洲的经验，我想证实，关于非洲人的最显著的事实之一并非他们怀有多深的种族憎恨，而是多么少。当我们想到非洲各民族从古代奴隶制到现代的种族隔离所蒙受的挫折和耻辱、不公正和残酷待遇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感到惊讶：这么多的非洲领导人这样一贯地提倡和实行的不是憎恨和暴力却是宽容和合作。我本人最近曾到过十来个非洲国家首都，包括利奥波德维尔和布拉柴维尔。在我所访问过的每一个国家里，我所觉察到的不是仇视而是友好；不是恶意而是和气；不是对立而是要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最真诚的迫切愿望。

7. 现在在服无期徒刑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他和在非洲的任何人一样有同等权利发言并受到注意。这是他所说的话：“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深恶痛绝种族主义，因为我认为它是野蛮的东西，不管它是来自一个黑人或是一个白人。”非洲的真正声音来自南非的一所监狱。

8. 种族情绪无助于我们就目前在安理会所审议的极其危险的局势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愤怒势必出坏参谋。检验我们讨论的标准必须始终是刚果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刚果人民蒙受痛苦实在已经太多而且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们要为他们而且也为非洲很好地服务的话，我们当然必须使我们的讨论得到一个不带偏激，不带憎恨的判断。

9. 搞乱局势的第二个因素是过去流血的沉重包袱。今天刚果在那沉重的包袱下蹒跚前进。每一桩新

的事件，每一个新的行动，都是根据过去四年的悲剧性的事态发展来加以判断的。苏丹代表在他的雄辩发言中〔第一一七〇次会议〕，谈到过去的幽灵。那些幽灵现在确实是缠绕着刚果。它们也在这里缠绕着我们。猜疑和不信任现在是如此强烈——我们从这里许多发言中可以找到证据——致使意见经常被曲解，判断常受歪曲。更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有必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些问题带有稳定性和客观性，并且——如果不是期望过高的话——使我们的结论颇为平衡和公正。

10. 使我们这样难以希望取得实际而且建设性结果的第三个因素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愿看到良好秩序和理智占上风。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存心想要助长和永远保持混乱的局面。

11. 我们即使不接受，也可以理解强烈的种族情绪；我们也可以理解对于刚果过去事件所持的成见。这两个因素是够严重的了。但是，阻碍进步的最为严重的因素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刚果，而且确实常把整个非洲，看成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方便的战场。他们无视伤亡，不顾人类的痛苦。刚果对于他们说来只不过是冷战的战场。我不相信，这种罪恶的意图源出于非洲。我深信绝大多数非洲人愿意看到刚果和平地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

12. 我现从所考虑的这些一般性问题转到营救行动的问题。我无需重复前面几个发言中已经说过的理由。我们已荣幸地听了比利时外交大臣的发言〔第一一七三次会议〕和美国代表的发言〔第一一七四次会议〕。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谁 would 忘记这两篇发言。它们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中的两位所作的演说，甚至在这两位最伟大的演说家的发言中这两篇在雄辩力和说服力方面也是很杰出的。它们无可争辩地肯定了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理由。

13. 我的政府当时面临的问题仅仅是：不顾国际法的一切规定和基本的人道原则，几百名非战斗人员，其中许多是准备冒生命危险继续为刚果人民服务的男人和妇女，被当作人质扣押了好几个月。所有关于他们的安全和释放问题的呼吁，包括肯雅塔总统和吴丹秘书长所作的呼吁，均已无效。对他们的可怕威

胁增加了。试图营救他们的建议提出来了。向我的政府提出了请求：为了使这种努力成为可能，阿森松岛的飞机场应该提供使用。我的政府和比利时，美国政府得要作出的决定确实是最困难和需要审慎的，但要求我们给的许可迅速地给予了。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一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抢救生命。我们了解所使用的军队将从事于那个目的，而且仅仅从事于那个目的。我们了解，那个目的一经达到，他们就会立即撤出。我们明白，而且同意了这个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营救生命。

14. 在此，让我表明，临到营救生命的关头，那么我毫不怀疑冒些风险是很有理由的。即使风险是很严重的，包括被人误解和责难说动机是讹诈的，这些风险也得冒。当生命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论争的责任就不在那些想要营救那些生命的人们身上，而在那些准备眼看生命受到毁灭的人们身上。那是一个危险的行动。然而它是光荣的行动。我认为很清楚：如果拒绝向我们提出的那个请求，那将并不是一个谨慎、而是怯懦的行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残忍行为；那真会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15. 这些就是当时的问题：在刚果所有流血和残杀事件发生之后，应不应该努力拯救近两千无辜的生命？应不应该冒严重的风险去这样做？我的政府是否应该为此目的提供方便和帮助？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应该、应该、应该。我自己一分钟也不怀疑，这个回答是正确的。我的确感到其他回答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深深感激那些进行这项营救行为的人。这一行动救出了包括很多英联邦公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16.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从过去回头来谈谈将来的问题。我祈求，从我们激烈的辩论当中将出现一些对将来有益的东西。请允许我尽力重申一些原则，本着这些原则也许仍可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结果。

17. 首先，我的政府已多次清楚表明：它确信刚果的问题必须由刚果人自己而不是由外部干涉来解决；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其他非洲人帮助而不是阻碍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看法。我们同样坚信：解决我们所考虑的这一严重问题的主动应该而且必须是来自非洲。

18. 第二，我们认识到刚果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加以解决。单凭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暴力已经给刚果带来无穷的痛苦，而且刚果最近的历史表明，暴力是怎样孕育暴力，并使政治和解工作变得更加难以想象地困难。

19. 第三，我希望在刚果发生的一切将特别使非洲人认识到给反叛运动以外界支持来反对非洲各国合法建立的政府的危险性。这种支持可能提供一个会使非洲团结的一切希望陷于毁灭的先例，因为团结的基础只能在于所有国家都尊重新建立的自主政府的权力和独立。那些在别国发动内战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是在鼓励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内战。而更糟的是，他们可能把非洲分裂成对立的阵营。

20. 在利奥波德维尔的现政府是刚果的合法政府。这一合法政府必须得到承认，必须作为合法政府来对待。来自刚果外部的武力和暴力的不断干涉会毁灭一切解决问题的希望，并会有远远超出刚果范围以外的灾难性反响和后果。

21. 肯定没有争论的是，需要有一个意见一致的非洲的解决办法和一个政治的解决办法，一个以刚果不受一切外国统治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一个以国际尊重和支持为基础的解决办法，需要有一个赢得并继续享有全体刚果人民效忠的刚果政府。

22. 我们大家怎样才能帮助确定一条通向取得这些目标的途径呢？帮助是肯定需要的，而且需要各种各样的帮助：在取得和解方面给予帮助；在训练能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刚果保安部队方面给予帮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整个领域内给予帮助；而最重要的是在防止武装侵略和外国统治的一切企图方面给予帮助。

23. 在过去四年中，联合国已经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英勇的努力。贬低这种努力的做法一直是流行的。但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去年的报告中所说的，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努力在其进行期间取得了积极而宝贵的成果。或许可以顺便补充说一下，自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停止以来，在刚果所发生的一切肯定会使我们大家经常受到责难，说我们让联合国变得太穷、太虚弱以致不能使它的努力贯彻进行到最后

成功。也应该补充说一下，虽然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终止了，但是联合国仍真诚地和果敢地保持在技术方面的援助。今天在刚果约有两千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不顾可怕的困难，甚至经常冒生命危险努力把有条不紊的发展的好处带给一个这样极度贫困的国家。

24. 这种帮助可以继续下去。这种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但是现在需要的远不止这种帮助。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希望看到一种能恢复秩序、恢复信心和保护刚果使其内政不受干涉的主动。我们能从那里找到这种帮助和主动呢？我确信我们应当指望非洲国家，我们应当指望非洲统一组织。

25. 我们知道，非洲统一组织已经作出的努力迄今为止都是不成功的。诚然，该组织是最近才成立的。可能该组织还没有能力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作出共同的、坚决的和有成效的努力。如果这样，如果非洲国家互相间不团结，那我就看不出刚果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如果非洲统一组织，面对着对它的最大挑战，能够真正团结一致，从论战和个人宿怨中转过来的，立即采取一种新的主动，为协助刚果的全国和解，国家安全和真正的民族独立去达成一个非洲的政治解决。那么它就肯定值得联合国和在座所代表的各国的充分支持。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挑战。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而且它肯定是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

26. 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安理会上最能有助于实现我相信我们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刚果——是从舞弄唇枪舌剑转而审议史蒂文森先生昨天提出的实际的行动建议。我确信我们尤其应该尽量鼓励非洲统一组织采取一种能得到普遍支持的新的主动。我们还应该尽量鼓励刚果政府为此目的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充分合作。如果现在能本着团结和解的精神采取这种主动的话，联合国和我们大家都将会乐意和切望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27. 有些人希望看到新的非洲国家失败，看到它们分裂和衰弱，也有些人希望在刚果制造和一直保持混乱，并希望看到这种状况蔓延。但我们所有希望非洲美好并愿意看到非洲人民自由和强大的人们祈求：非洲人的政治才略在这个最重大的考验中不致失败。

28. 穆隆比先生(肯尼亚)：我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就有关最近美国、比利时，在联合王国的帮助下，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向安全理事会发言。肯尼亚，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刚果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极为关心这一问题并且今天责无旁贷地要就这个问题发言。

29. 首先，我想引述比利时外交大臣对安理会发言的结束部分的一段话。他说：“比利时既不是殖民主义者，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也不是帝国主义者。”〔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104段。〕

30. 这些话竟然出于一个长期以来有系统地以最恶劣的形式实行殖民剥削、政治征服、经济掠夺的国家的代表之口，实在是出奇的。他的任何庄严声明，任何事后表示通情达理的甜言蜜语，任何表示信仰或信念的郑重声明，任何使比利时摆脱其在刚果悲剧中所扮演的卑鄙无耻角色的企图，都不能抹掉这样的历史判决：比利时对造成刚果今天的状态，实实在在要负完全责任。刚果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虚弱的被肢解的国家，一个饱受内战痛苦的国家，由于得不到援助而遭受帝国主义以存心骗人的借口——甚至是极小的借口——施加暴力和进行侵略。由于比利时穷凶极恶的殖民剥削记录，历史判决它有罪。要是长达将近一世纪的记录值得赞美的话，今天的刚果就会是一个强大、团结、富裕、有效率地治理着的国家，能为它的主权和独立、它的进步和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而感到骄傲。

31. 但是，我在这里不是向安理会讲比利时对刚果残暴统治的无可争辩的史实。我顺便提到这方面，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已被提出来了。假如比利时外交大臣曾把比利时仍然对刚果的矿藏感兴趣这样一句话，加在我刚才引述过的他的那篇发言中去，那他的发言也许会更现实些。

32.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我们对最近在刚果发生的事件的最强烈的义愤和抗议。我们认为，最近由美国和比利时伙同联合王国发动的军事干涉，构成了对非洲事务的无理干涉，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犯，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破坏非洲团结、挫败非洲统一组织和平解决刚果危机的努力的蓄谋已久的企图。

33. 对斯坦利维尔的干涉事件是为了保持比利时在刚果的、与刚果的丰富矿藏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系统和长期干涉的极度发展的结果。人们翻阅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记录,就会发现:自从刚果在一九六〇年获得独立以来,这些机构关于刚果危机的决议一直遭到故意的嘲弄。

34.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S/4387〕,¹它的实施部分要求比利时政府“从刚果共和国领土撤出它的军队。”当时,允许刚果独立不过几天,比利时就借口保护它在刚果的侨民的生命和利益进行了军事干涉。著名的刚果爱国者和总理 P. 卢蒙巴呼吁联合国帮助结束比利时的侵略。这一决议,看来已被比利时政府随便置之脑后了。比利时政府故意违抗这个早期的决议,认为在刚果进行另一次军事冒险是合适的。

35. 随后,联合国大会,以其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决议〔第一四七四(ES-IV)号〕,要求:

“所有国家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恢复法律和秩序、妨碍刚果共和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行动,也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刚果共和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行动。”

36. 目前,比利时及其同谋者的干涉很难被解释为在刚果促进恢复法律和秩序。更不能说是尊重刚果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它们的干涉加剧了危机,危害了和平,并完全破坏了联合国大会的意图。

37. 一九六四年九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刚果局势。卡萨武布总统采取主动并表示他确信刚果问题应该在非洲统一组织内部寻求解决。这个信念也完全是非洲几个国家和政府首脑所共同具有的。刚果总理本人,意识到由于外国干涉而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局势,表达了他的在刚果促成全国和解的愿望。非洲统一组织认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最终通过的决议涉及若干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庄严地担保它将保证那些在敌对行动停止后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的安全。决议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立即停止招募任何

来源的雇佣军。决议明白无误地强调这一事实,即由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领导人所促成的全国和解及其巩固是唯一的持久的解决办法,所有在刚果进行干涉的国家必须立即停止它们的干涉。

38. 就在这次非洲统一组织的历史性会议上成立了由我国 M. J. 肯雅塔总统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以实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全国和解,以及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和它的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39. 我国总统立即向所有在刚果的战斗人员发出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吁。这一呼吁用几种语言通过现有的一切宣传手段广为传播。这一呼吁的部分内容如下:

“自从独立以来,刚果人民备尝艰辛。给予他们一个在和平团结中生活的机会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敌对、紧张和破坏的气氛应该消除。应为建设性会谈准备条件并应建立信任、谅解和合作的因素。

“为了使委员会能完成其职责,我呼吁你们——正在刚果战斗的非洲兄弟放下武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总理已经庄严地担保他将保证那些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的安全,以便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协助下,寻求能使刚果实现全国和解和恢复秩序的解决办法。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的职责是保证委员会在和谐和公正的气氛中工作。我一直相信非洲人民能够友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你们立即并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是必要的。所以我呼吁你们本着非洲团结的精神,立即停止战斗,放下武器。

“我深信,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同情和良好祝愿所增进了的刚果的善意和合作,一定会给刚果带来人民的胜利和良好的秩序。只有在团结、和平和繁荣中,我们才能达到这个有价值的目标。”

40. 随后,我国总统一心想着刚果人民的利益和非洲的团结,立即在内罗毕召开了一次特别和解委员会的会议。冲伯先生本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他进行了很有成果的讨论。会议充满了坦率和兄弟情谊气氛。刚果民主共和国保证为停止敌对行动提供便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卷,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利。它还答应为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与那些正在战斗的人们的各位领导者的接触进一步提供便利，以便按照亚的斯亚贝巴决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促进全国和解。

41. 委员会决定委派一个由肯尼亚、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五位部长组成的特别代表团，由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的一个代表陪同，去会见美国总统，其意图是把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与和解问题有关的问题向他提出来。特别委员会认为，如果不撤销对刚果一切外国军事干涉，特别委员会就无以获得一种与赋予其成员的崇高的和解使命相适应的恰当气氛。

42. 由于美国总统才知道得最清楚的原因，代表团未能同他亲自会面。但是代表团会见了美国政府的代表们。他们对委员会所承担的为非洲的和平与团结服务的最意义重大的工作表示同情的理解。他们清楚地说明他们非常重视委员会的成功。发表了一份公报向委员会保证，美国政府将以一切适当方式进行合作帮助委员会达到它的目的。

43.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实了美国政府的保证还不如把它写下来的那张纸值钱。当比利时和美国的军事干涉在英国的纵容下发生时，它清楚地证实了美国政府背信弃义，而它的保证只是为了推进它对刚果的统治和它精心策划的军事目的的诡计。很难理解对刚果人民的侵略行为怎样对特别委员会的和平使命作出贡献。三国的阴谋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把美-比统治强加于刚果，破坏非洲统一组织，并使非洲人民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的希望成为泡影。

44. 三国的肮脏勾结并不到此为止。在斯坦利维尔出现了人质问题，它给了美国和比利时政府一个现成的借口来干涉刚果，以达到其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在我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以前，请允许我向安理会陈述一下我国总统 M. J. 肯雅塔为拯救这些人质的生命正在作出的极大努力，——这些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完全可以避免由于对刚果人民的武装侵犯而带来的生命损失和屠杀。

45.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我国总统发出呼吁，要求他以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进行工作以拯救人质的

生命。美国国务卿 D. 腊斯克先生也发来类似的呼吁，特别要求拯救卡尔逊医生的生命。在接到这些呼吁之前，我国总统实际上已经几次同斯坦利维尔当局和利奥波德维尔当局接触，呼吁他们停止敌对行动，保障在刚果，尤其是在斯坦利维尔被扣作人质的外国和本国平民的安全，并且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入境对生活无着的人们开展人道主义的工作。

46. 在美国政府发出各项声明以后，又一再发出电报，其中有一封特别要求延缓处决卡尔逊医生。我国总统在回答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时说：

“最近，就在十一月十五日，我拍了电报给双方当局呼吁只能用人道的方法对待被扣押者。

“我将继续坚持刚果有关当局不要对无辜平民做出任何可能违反国际法的事情。

“关于你建议我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斯坦利维尔进行商谈，以使那里的当局准许有关平民离开该城，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我想通知你：经过十分仔细地研究了 this 建议以后，我认为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双方停止战斗。为此目的，你对冲伯先生在非洲以外的支持者所能施加的任何影响都将得到高度赞赏。

“非洲统一组织刚果问题特别委员会决心根据其职责为进行调解而继续努力。”

47. 美国驻肯尼亚大使 W. 阿特伍德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纳库鲁圆桌会议的一次宴会上讲话时承认，我国总统的干预看来已经拯救了卡尔逊医生的生命。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假设没有军事干涉，我国总统的持续努力本来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流血事件本来也是不会发生的。

48. 非常明显，刚果的第一需要是停止敌对行动。在刚果和平和秩序的恢复，和解和正常状态的恢复都取决于此。这是今年九月非洲统一组织决议的基本之点。对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这也是基本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曾答应促使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并为与各作战方面的必要接触提供便利，正是为了作出计划结束战斗。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继续以人力、金钱和物资援助冲伯先生从而使这项工作成为不

可能。那些被雇来屠杀和迫害无人援助的人们的胡乱开枪的雇佣军，他们并无助于结束战斗。正是美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的这种支持，鼓励冲伯先生无视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和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其结果是战斗加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斯坦利维尔的悲剧，这当中有美国 - 比利时的同谋，以及冲伯先生欣然合作。他背弃了先前的庄严诺言，断然拒绝在它的一方实行停火。

49. 正当局势每时每刻转而愈益危险时，我国总统安排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美国大使。斯坦利维尔当局代表坎泽先生迟一天才到，所以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才开会。在此期间，我国总统再一次发出呼吁，要求保障在斯坦利维尔被扣作人质的平民的安全，并给予他们良好待遇。大使得到明确的警告：任何军事干涉将使正在进行的谈判完全无效，而且将产生危险的局面，不止危及人质，而且危及整个非洲和世界。坎泽先生给斯坦利维尔发了一个电报，并且收到回电，保证在谈判进行时人质的安全。在会上，阿特伍德先生被告知：对部队着陆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非洲统一组织将概不负责。我国总统明确提出：只要有关各方同意，他可以答应使和谈继续下去。然而另一方面，阿特伍德先生却只主张使用武力。我国总统完全拒绝这个观点。会谈之中，坎泽先生要求不仅讨论平民人质问题，而且还讨论有关刚果局势的所有因素。

50. 美国大使说他仅被授权讨论人质问题，并且说他将再向华盛顿请示。他建议当晚或第二天再开一次会，与会的所有其他人都当即同意了。

51. 十一月二十三日，当我国总统得知降落伞部队已在阿森松岛待发，又赶紧致函阿特伍德先生，原文如下：

“我荣幸地书面确认我今天上午对你的要求，即贵国政府运用它对冲伯先生的影响撤出正在刚果打非洲人的所有白人雇佣军，并且根据非洲统一组织九月决议，安排有效停火。

“我必须向你明白指出刚果有雇佣军在，就使得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很难以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给予的职责派代表团到刚果去。

“我要强调指出这一事实：为了保证被斯坦利维尔当局扣押的所有平民的安全，重要的是：不管是雇佣军还是现驻阿森松岛的一千名比利时降落伞部队对斯坦利维尔的入侵都必须停止，以利于和平谈判。

“我知道你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号关于降落伞部队问题的照会的内容，但是我的政府认为向斯坦利维尔派遣降落伞部队，不能挽救局势，只会使其恶化。”

52. 第二天早晨当各方前往继续讨论的时候，伞兵已经降落到斯坦利维尔，军事干涉已经开始了。这一新发展导致了谈判的中断，使我国总统和世界各国思想正直的人民感到震惊，为之愕然和深为悲痛。当时尤其使人深为震惊的是由于本来确实有这样的前景能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安排遣返平民。如果美国以及其他支持冲伯的国家愿意合作的话，我国总统有把握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成双方停火。斯坦利维尔代表业已表现出善意，如果有机会的话，谈判的完全成功本来并不是不可能的，而美国、比利时政府以后却一直企图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美国大使同我国总统和斯坦利维尔代表的会谈毕竟是新鲜的事情，它显示了态度的灵活性和由于会谈而产生的本着善意与和解精神去解决问题的愿望。

53. 鉴于上述事实，美国和比利时在英国的伙同下进行的干涉，是对我国总统的侮辱，是企图要使非洲统一组织受到屈辱和漠视非洲的利益。它充其量也只是不过是外交谈判上很拙劣和缺乏耐心的一场表演。

54. 后来的事件表明，早在内罗毕会谈之前就有空投伞兵部队的打算。当时进行的谈判是企图拖延时间，欺骗世界，和嘲弄非洲统一组织为促使在刚果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我们已经有鲜明突出的证据说明解决刚果内部兄弟相残的一切努力都已受到挫折。比利时外交大臣曾强调声称：在决定空投伞兵之前，他的政府已用尽一切可用的方式方法去营救那些人质。〔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34段〕。这是现代最厚颜无耻的虚伪声明之一，旨在掩盖预谋的对无辜人民的侵害。我要在安全理事会明确一点，即起码的谈判、调查、调停、和解等方法以及类似的和平解决争端的

手段不但没有充分试行过，反而立刻被以站不住脚的借口，臆想出来的恐惧和麻木不仁的态度拒绝了。

55. 既然作出了以武力和威胁迫使斯坦利维尔政府屈服这样一个危险而严重的决定，美国和比利时政府没有把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以采取必要的行动，这是异乎寻常的。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应是很有价值的。宪章第三十三条原文如下：

〔发言人朗读了宪章第三十三条。〕

56. 再说，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受理了这个问题的。它本来是可借以解决问题的最实际、最迅速和最有效的机构。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的结论：不但没有寻求它的斡旋去解决争端，反而使它的努力受到破坏，并故意使它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捣乱。

57. 既然如此，比利时外交大臣又怎能象他那样，声言一切补救办法都已用完了呢？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置信的。在造成如此大量流血伤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对此竟以血淋淋的语言津津乐道——即使由一个很著名的人士在安理会以最温和的语调来说这番话，也是蒙骗不了谁的。

58. 比利时和美国都公开宣称对刚果的干涉是“人道主义的”。这样的辩解使世界各国大多数人民的判断力和良心感到困惑。注意到在军事干涉以前一个人质也没有被杀害是重要的。注意到伞兵的降落与指挥刚果部队的白人雇佣军人对斯坦利维尔的进攻正好同时发生也是同样重要的。有人企图证明它是巧合。我个人就不相信在这种经过策划的局势之中竟然会发生如此绝妙的巧合。

59. 同谋的国家本来一定会十分明白，任何在刚果的武力行动都会引起激动和愤怒，会导致不可遏制的局面，会激起恐惧、报复、采用自卫与攻击的极端手段，还会破坏这一地区现存的法律和秩序的脆弱结构。大家一向都清楚，营救人质的其他方法当时正在试行，而且本来是会成功的。

60. 尽管考虑到这一切，权衡了军事干涉的所有后果，无视数以千计的无辜的人将会丧失生命这一事实，美国与比利时还是认为在刚果促成这项“人道

主义的”营救使命是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说得好：“……假如布鲁塞尔真的象它宣称的那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那么，从一开始它就应该认识到，它在刚果进行军事干涉以前需要事先遣返所有比利时平民、或者至少要遣返那些住在受威胁地区的平民。”〔第一一七二次会议，第29段。〕

61. 我向安理会提出：在刚果犯下的一切暴行应完全直接地归咎于比利时和美国的侵略。一个人怎能一会儿谈他自己策划和造成的大屠杀，一会儿又谈人道主义呢？白人雇佣军被允许任意屠杀无辜的非洲男人、妇女和儿童，哪里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在P.卢蒙巴被抓作人质，后来又被残暴地杀害的时候，人道主义又在哪里？他是个全国称颂的英雄，法律上是政府的首脑，却被扣留在加丹加。哪里又有什么人道主义？当无辜的非洲人在南非沙佩维尔被屠杀，这同一的人道主义到哪里去了呢？美国黑人在密西西比和其他地方被野蛮地处死，那人道主义又在哪里？这是一种奇特牌号的人道主义，它来自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历史和国际行为使他们没有资格来夸耀其成就。它之所以奇特也因为这种人道主义是专留给刚果的，当适合新殖民主义者的政策需要时，就用上适当的分量。这种类型的人道主义是偏袒一方的——为了救出少数几个无论怎样也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而获救的白人，断送了数以千计的非洲人的生命——并引起报界的哄动。

62. 比利时外交大臣企图通过指控非洲国家有种族主义和自卑感来对局势作错误的解释。他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那么简单的真理对他都不合口胃呢？归根结底，非洲人的生命就是在这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地被牺牲了。

63. 这三个国家的军事行动，今天已在非洲造成不安全感。人们曾经希望，而且热切地希望，炮舰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可惜，我们今天明白，情况并非如此。一个危险的先例已经开创了，它牵涉到非洲的安全和国际和平与谅解的维持。这就是安理会必须用最强烈的措词谴责这次武装干涉的原因。我们不愿看见再次流血，我们也不愿看见另一次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擅自采取国际警察的行为。我们不愿意看到美国仅仅因为它混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而干涉别国

内政。我们不赞成美国设法推翻不再同情它的政策的政府的这种习惯。究竟为什么美国总是期待别的国家俯首听命于它的随心所欲呢？

64. 英国在这阴谋中所起的作用使非洲国家震惊。人们曾希望在工党政府执政下的联合王国不会在一桩罪恶勾当中被当场抓住。

65. 美国政府曾为它在刚果的干涉作了进一步的辩解。它声称这一军事行动是在刚果中央政府的同意和完全知悉的情况下发动的。这种同意无疑并不意味着允许肆行恐怖和流血。局势的现实情况无疑本应要求不同的行动途径。关于这一点，值得提一下古巴危机。古巴政府在其完全同意和知悉的情况下，曾自愿地请求和接受苏联的军事装备。美国极其恼火。直到某些武器撤走之前，整个世界被置于核灾难的边缘。那么同意的問題又何从谈起？谁同意美国干涉古巴？美国的行动是有各种辩解的理由的：门罗主义、自卫的权利，等等。是否这些仅仅对西半球适用而在其他地区则可以另行一套，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呢？

66. 当我仍在谈同意的問題时，在这里我可以补充说，有些国家对冲伯被委任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理是否合法，以及他是否有权同意他国干涉刚果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冲伯对刚果领土缺乏有效的控制，存在着种种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现象，没有进行选举，冲伯政府不得人心，以及冲伯先生通过不正当的和法律上有疑问的办法登上刚果多事的舞台。但，我只是顺便谈及这些情况。

67. 请允许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一七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某些問題讲几句话。

68. 他提到最近东非军队内部的骚动，当时请来了外国军事支援遏制骚动。在肯尼亚的骚动其根源和性质与目前在刚果的动乱截然不同。在肯尼亚，促使骚动发生的并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或政治牵连，可是在刚果，其基础完全是政治性的。在肯尼亚，骚动是军队中极小的一部分人所鼓动起来的，并只限于这一部分人：一小撮心怀不满的军官。然而在刚果，那是一次起义，一次造反，规模惊人，曾一度控制了刚果全部领土的三分之一。在肯尼亚，那并不是一次反对一个民主的、普选产生的并且受到普遍拥戴的，对国

家实行全面和有效控制的政府的起义。在刚果，情形却恰好相反：那是一次反对强加于他们的领导的民众起义。再有，在肯尼亚，骚动的原因是服役条件和在军队中有白人军官，这是我们从殖民地的年代里承袭下来的。我国总统——他是根据正当宪法程序，以压倒多数获选，并博得全国最广泛的支持和热爱的——立即有效地改正引起动乱的服役条件。并没有邀请外国军队来造成惊慌、恐怖和死亡。没有请他们来把一个气息奄奄的、摇摇欲坠的集团扶上台，并巩固它的权力。如果任何人竟敢拿 M. J. 肯雅塔的地位去和冲伯先生的相比——我十分强调地说——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是最狂妄的联想也不能作为把他们相比的理由。

69. 还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详细宣读了一份据说是突尼斯新闻记者写的报道，说在上次不结盟国家的开罗会议期间，某些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举行过一次极端秘密的会议，他们决定用武器和军事人员支持斯坦利维尔政府。报道举出了出席这个神秘会议的人的名字，而我国总统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我国总统甚至连不结盟国家的开罗会议也没有亲自参加，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人不核对事实而妄下断语，该多荒谬呵！这是一桩拿不准确的报纸臆测和杜撰作根据的荒唐的事例，因而也使人怀疑整个报道的真实性。

70. 刚果代表反复提到两个非洲的概念——一个是阿拉伯非洲，一个是黑非洲——来企图向非洲的团结打进一个楔子。这种帝国主义所提示的概念将永远不会被接受。我们在非洲是一个整体：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血统的纽带，共同利益和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71. 在再次谈到刚果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时，请允许我说，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非洲的范围内是有可能解决的。在对立的派别之间必须具有善意和合作。但这只有在敌对行动停止和外来干涉被立即止住才能得到解决。应当把外国雇佣军，不管来自何处，立即驱逐出去。应有一个全国的政治和解和具有广泛基础的，跟着进行一次全国大选，使一个民选政府执政。不要忘记，任何强加一项军事解决的企图都是在错误的历史时期和不恰当的场合拿破仑式的征服的迷梦。

72. 非洲统一组织能够,并且将会帮助刚果兄弟们在和平、进步和繁荣中生活。非洲统一组织能够促成全国和解和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同它的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非洲统一组织能够给予刚果其他多种形式的协助来和平解决分歧。让干涉主义者放弃对这个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控制的梦想,让非洲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吧!这将是他们方面的善行。这将使事态的进程转向好的方面。这将是他们对非洲的和平、自由和团结的事业的最大贡献。今天在本安理会上,我们就向他们请求这一点。

73. 主席先生,我还没有回答美国代表的发言,因此,我保留在必要时再次发言的权利。

74. 吉马利先生(中非共和国):首先,我想代表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的代表团,向主席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表示深切感谢,他们毫不迟疑地同意立即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审议由于斯坦利维尔最近的事件所引起的局势。我们也感谢安理会本着这种精神允许我们参加讨论。

75. 我认为值得提一下的是,在刚果悲剧的问题上,从十二月九日以来,在安全理事会上所作的所有发言——我重复说,所有发言——使我更加坚信,我的国家参与要求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并没有做错。在我的国家看来,否定的态度是同它在刚果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同它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事件所形成的看法是不相容的。

76. 在十二月一日的请求书上签字的二十二个国家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归根到底是以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三十五和五十二条的规定为根据的。这不仅出于对尽可能快地在刚果恢复和平的明显关心,而且也是由于最近犯下的罪恶行径超出了严格的非洲范围,因为这些行径无疑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77. 再有,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由安全理事会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机构作出的根本和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刚果的不幸悲剧就很可能无限期地拖延,因为必须注意到来自各个方面强化干涉政策的种种迹象,这给非洲,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安全理事会完全有权处理这个问题。对安全理事会有充分的完全的权限,我的代表团没有任何疑

议。安理会着手处理这个事件已向世界证明:某些报纸所谓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不是时候甚至是可笑的说法,并没有使它的良心感到不安或使它的宁静受到干扰。

78. 象我刚说过的,前面的几位发言人的发言只有增强中非共和国对于安全理事会将要作出的决定的信心。所有前面的发言人已经十分坦率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局势。有一条规则:不应重复别人发言中自己同意的意见。请原谅我在后面的发言中不遵守这条规则。在这样一个重要机构面前就这样困难的一个问题阐明我国政府的观点的必要性,使我别无抉择。

79. 因此,我将直截了当地谈到正题。在我阐明我们对提到安理会来的问题的立场之后,我将就安理会在其权力范围内为纠正局势而可以采取的步骤说几句话。当然,我将本着指导上面讨论的诚恳精神,并以诚实的和现实的态度来讲话。

80. 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所发生的事件其过程已几次由其他人叙述过,它已众所周知,我就不在安理会上重复了。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仅仅是,看到这么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大陆中之大陆——五年来一直处在混乱的状态,因而不能享其独立,也未能以尽可能好的条件来规划和促进更大的繁荣和福利,这是多么使人难过的事。部族的,政治的,甚至资本主义的争斗任其闹得不可开交。仇视、野心、个人间的争执今天已流行成风。

81. 中非共和国关心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刚果是个非洲国家,是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因为我们两国人民,和所有毗邻国家一样,由于邻近而襟亲相连。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领土内,我的一些同胞正为他们的刚果亲戚服丧,这些亲戚已成为在那邻国所发生的暴行的牺牲者。这一事实就是证明。

82.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也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中非共和国对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场凶残的干涉毫不犹豫采取坚定立场。中非共和国政府部长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会,发表如下公报并立即公之于众:

“获悉比利时伞兵突击部队由美国轰炸机从联合王国的阿森松岛空运至斯坦利维尔进行干涉，这里深感关切。收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得到联合王国政府赞同而组织起来的美国-比利时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军事干涉已经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数千人的死亡。

“必须指出——尽管有各种说法企图说服我们，说什么这次干涉的目的是人道主义的，它的目标是要拯救被扣押在斯坦利维尔的人质，而且这是获得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合法政府事先同意的——这次干涉构成对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的直接干涉。军事行动已扩展至斯坦利维尔东北360公里之保利斯城，杀害了无辜的生命，并给我们刚果兄弟造成了相当大的财产损失。

“鉴于这种使人痛心的局势，中非共和国政府渴望在整个刚果恢复和平，迫切呼吁所有刚果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睦团结而不要有报复怀恨之心。本政府认为，立即从刚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会有助于平息激动的情绪和恢复和平。本政府请非洲统一组织再次审议这个问题，找出一个符合亚的斯亚贝巴各项建议的解决办法”。

83. 此外，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在班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非共和国总统D.达科阁下在回答某个问题时宣告“中非共和国将给予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难民以庇护，但基于这样谅解，即这些难民不利用中非共和国领土作为任何颠覆性的政治活动基地。”

84. 我们的反应并不到此为止。达科总统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我国国民议会预算会议结束时在其讲话中也提到斯坦利维尔事件。请原谅我再读一段，虽然它并不很长。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立场能得到清楚的理解。共和国总统说：

“在外交事务上我们奉行不结盟政策，这种政策是基于同向我们表示真挚友谊的所有国家进行真诚积极的合作。我们切望与我们近邻进行这种合作，我们将与所有帮助我们而不要求改变我们的政治观点的国家发展这种合作。但当我和

你们谈到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谈到对我们在乌班吉河彼岸的兄弟所遭遇的那种悲剧我是感到多么不安。自从星期二以来，刚果前东方省就变成了一个地狱，比、美帝国主义在那里到处放火、杀人、大肆杀戮，他们在那里不正常的出现，使纯朴而无自卫能力的农民遭受屠杀。由于他们的干涉，他们也应对人质遭到杀害承担责任。因此，那些被妄指为反叛的黑人——他们以或许是极端的和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来保卫他们长期被剥削的国土，还有那些无辜白人——为自己一无所知的隐蔽的利益丧生，他们都以其生命再次证明，那些过去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的独立仍然太脆弱，经不起分裂和煽动。”

85. 因此，我们的立场可以归纳如下：(1)刚果问题首先应该由刚果人民自己试行解决，但应以和平方式解决；(2)非洲统一组织应继续注意这问题；(3)我们谴责在刚果出现雇佣军；(4)我们不赞成比利时和美国的干涉，这干涉由于得到联合王国的支持而长期化；(5)我们将给予难民以庇护权，甚至给予提出这样要求的反叛分子，条件是他们不在我国领土进行颠覆性政治活动。

86. 这个有关我们立场的声明的第一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其他四点却往往引起议论，显出对刚果问题的看法的基本分歧。如果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得到大家的善意和忠实的、真挚的合作的支持，我们仍旧希望在这一组织内部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知道，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上所通过的决议——它曾在这个大厅内宣读过若干次——已适当注意到在这个伟大的非洲组织内部关于刚果问题过去和现在存在着的所有各种对立的意向。中非共和国认为这个决议仍然有效，并认为不应对它的建议的实施如此粗暴地——我甚至会说——不应如此轻率地加以阻挠，象在斯坦利维尔的情况那样。安全理事会应考虑这些事实，在其谴责斯坦利维尔悲剧的同时，并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任何类似行动再度发生。

87. 中非共和国政府不赞成轻率地对双方施加道义上的压力，或给予它们以军事援助，那怕是来自

非洲兄弟国家。我们认为这种压力和军事援助实际上远远不能促成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相反只会由于容许对立立场的进一步僵化而把问题复杂化。我们在这点上跟我们某些朋友的观点是不同的。请允许我只举出一个例子。

88. 在达科总统发表了上述声明，表明当刚果反叛分子提出请求时，我的国家一般地说不会拒绝给予庇护权之后，一个非洲国家的报纸宣称这样一来达科总统公开地使自己成了冲伯先生的同伙。不用说，我们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感到有点惊讶。当然，很快就得到了更正。

89. 我提醒你们注意这个事件，只是想说明刚果事情的复杂性。在任何情况下中非共和国都决不容许在它的国土里对一个得到它依法承认的合法政府进行颠覆的阴谋活动。不错，由于我们的领土如此接近刚果，无政府的或控制不严的刚果部队不时对我们的居民作出我称为强盗性质的行为，大多数行为是严重的，有些已经造成生命损失。尽管这样，我们还不认为这就使我们有权去怀疑利奥波德维尔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相反，由于我们总是希望对我们一切邻邦奉行一

种宽宏大量的睦邻政策，所以我们一直能够十分真诚地与这个政府交往。

90. 因此，我再次着重表示我们的诚恳希望，这就是如果双方都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外部势力的影响，那么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无私援助下，刚果人民将用合法与和平的方法纠正他们国内局势。我们认为，动乱的原因既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其解决办法也应该主要是政治上的。因此必须排除诉诸武力。历史教训我们，无视人民的意志和违背正义的原则而用武力夺取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91. 主席先生，我相信这一简短的发言会使安理会清楚地了解中非共和国对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令人痛心的局势的立场。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当时取得了独立是无可非议的，但多年来它不得不面临种种困难和危机：政治危机，种族的和个人的争斗，明目张胆的外国干涉，暗杀，屠杀……等等。中非共和国诚恳地希望安全理事会，以它一贯的明智和意识到自己崇高的职责，将会找到办法，在这个国家里建立持久和平、法律和正义。

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